

288 殺人的味道 赤川次郎著

「非得想個辦法不可——」久保暗自低語。

妻子妙子站在廚房裡，似乎沒有聽到丈夫的話語；她不停地翕動著鼻子。

「今晚樓下可真享受；是燉牛肉呢，還有烤魚、捲心菜包肉。」

（妳呢？）

久保內心如此嘀咕苦笑，倒是沒說出嘴來。事實是，妙子的鼻子敏銳得能聞出附近人家的料理。

「非想個辦法來——」久保也不知嘆了幾次氣了。

一切都是因為那個人搬過來之後開始的。

三個月前的某星期天。

有人搬進來，遷出去；這對公寓的住戶來說，絲毫不算異常。

「又有人搬家了？」

聽著卡車的聲響，每人都這麼想。因為「朝日莊」是舊公寓，處處都有瑕疵。隨時倒塌也並不奇怪——這麼說是有些誇張；而事實上，漏水之類的事是經常有的。

因此住戶遷動頻繁，雖說灰泥的二樓建築也只住了八戶，但還是有人住不滿一年就搬家了。

只是這一日的搬遷有點不尋常。卡車的聲音持續不斷。

首先，起床出了外頭的孩子們開始騷動了。

「不得了，好多行李啊！」

打著哈欠出了外頭一瞧，久保嚇著了。從未見過的大型卡車並列停在那兒，而且搬下來的日用品之類的，全都是一件至少幾十萬錯不了的高級品。

久保心想：他們是不是弄錯了搬家的地址？可是也不像是弄錯了，行李一件件搬進了一樓的空房間裡去。

還有鋼琴呢！那日黃昏之後，優雅的琴聲傳到了公寓其他人的房間裡來，他才知道鋼琴不只是裝飾品。

新住戶與其他住戶完全隔絕。但也有主婦們因為好奇，拿著傳閱雜誌或者借個甚麼的藉口去串門子，想探個究竟；可是匆匆地進去，坐不到三十分鐘便告辭出來了。

原先睜大眼睛想探看是否與自己房間相同，結果卻因為豪華的裝潢、傢俱，以及另有三個傭人的緣故而不好意思的離去；一相比較之下，主婦們心裡覺得不舒服也是當然的吧！

不過，那麼闊綽的人為甚麼會住在這麼蹩腳的公寓呢？誰都不了解。這人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女性，除了傭人，她自個兒獨居。

她每天大抵都在家，彈彈琴，聽聽音樂；偶爾出門時，總有一輛紅色的勞司

萊斯，橫在公寓之前。

「是個怎樣的人呢，那個人？」

大家都這麼說著，誰都不知道答案。

久保白天工作，下班晚歸是經常的事；他常挨近那女人的住處探看，已經是一個月以來的事了。

久保難得有個黃昏回到家，正想上樓的當兒，常見的勞司萊斯停在那兒，司機下來開了後車門，女人把一件皮上衣——怎麼瞧都是真品，我想恐怕還是貂皮的吧——悠閒地掛在手臂上出現了。

說年齡，恐怕比妙子僅少個兩、三歲吧，人家可是氣質優雅、艷光四色的美女。今人懷疑與妙子是同一種生物。

剛登上樓梯的久保，恰好被女人瞧見了。女人看著久保，霎時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久保覺得背脊有一陣甘美的戰慄。這種反應是青年時代以來就有的事。

那之後，久保的腦海裡不斷浮現女人的笑靨。年輕時久保也曾荒唐過，現在每天為生活所逼，哪有閒錢去搞外遇？

然而那女人的笑靨——得不到手，因此更有一種焦躁的思念燃燒起來。

非得想想辦法不可——

「樓下的住家，甜點用的是香瓜呢！」妙子翕動鼻子說道。

星期天，久保獨自躺在房間裡。

妙子帶著孩子出去購物了。

久保不喜歡與太太在那人潮擁擠的百貨公司打轉。他躺著恍恍惚惚地看著電視，這時下頭的房間裡傳來鋼琴聲。

是那個女人！久保起身——去探探她吧！

同一個公寓的住戶呀？難道不能變成熟識？

他極力說服自己，出了房門。一下樓梯，站立在那女人的門口；久保猛地想著自己是否該這麼做。

「回去吧。」正猶豫著，門開了。

「啊，歡迎你來！」

女人微笑著。

第一次踏進室內，久保被豪華的景象震懾住了。

「請坐——白蘭地酒可以嗎？」

女人倒給他的，是久保的月薪都得掏空才能買得起的高級白蘭地。久保被那氣氛給吞噬了，進了房間卻說不出話。

「太太呢？」女人詢問。

「帶孩子買東西去了。」

「是嗎？那，你可以放輕鬆。今天我家傭人也全都休假——」

哦，只兩個人呢。久保稍稍平穩下來。

「爲甚麼搬到這兒？」久保問。

「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吧——你不記得我了吧？」

久保張大眼睛。「妳——妳是——」

「從前，已經近二十年了。我與妹妹兩個人住在這公寓裡的。我有病，又窮，兩個人相依過日子——」

久保臉上的笑消失了，記憶開始甦醒過來。

「妹妹和某個男人戀愛。那個男人有妻子，卻又背地裡騙著女人。妹妹僅有的一點錢被拿了去，懷了孕卻又被拋棄了。公寓的人知道這件事，把我們給逼了出去——弱者永遠是可憐的！」

「那——」

「我們像是髒東西似的，被趕了出去。我發誓，有一天我要回來做點事！」

久保感到手腳沉重，怪異的慵懶起來。

「那件事——沒辦法——」

「妹妹被拋棄，可是再也忘不了那個男人。」

女人繼續說：「妹妹爲了孩子，拼命工作——死在比這兒更舊、比這更便宜的公寓裡。流產，血崩，躺在血海裡那樣痛苦的死了。」

久保覺得眼前發暈。白蘭地的杯子落到地板上去。

「吃定女人、叫女人慘死的男性不得原諒！我就跟一位有錢的老頭子結了婚，繼承遺產。這會兒，我回來了！」

女人站起來。久保痛苦的在地板上輾轉呻吟。女人冷冷地瞅著他看。

「你吃定了我妹妹，這次輪到我吃定你了。」

「他跑到哪兒去了呢？」

妙子一邊準備晚餐，一邊翕動著鼻翼。

「今晚樓下的料理是甚麼呢？從來沒聞過的味道哩！」

----- (完)